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弗·梅林 著

III

5183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三卷

拉萨尔的鼓动

党派的争论

(1863—1869)

弗·梅林著
青载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ranz Mehrin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and 3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
1960年出版的《梅林文集》第二卷译出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三卷)

拉萨尔的鼓动

党派的争论

(1863—1869)

〔德〕弗·梅林著

青载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1965年1月第1版

1973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11002·408 每册1.10元

目 次

第三部 拉薩尔的鼓动

第 一 章 拉薩尔和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3
一 1863 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3
二 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9
三 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	15
四 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21
五 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	30
六 拉薩尔的会战计划	39
七 最初的成败	54
八 法兰克福大会	64
九 全德工人联合会	74
第 二 章 拉薩尔的策略转变	87
一 莱茵的阅兵和对柏林的冲击	94
二 拉薩尔和俾斯麦	106
三 拉薩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119
四 《巴师夏-舒尔采》	126
五 拉薩尔和工人	134
第 三 章 拉薩尔死前	146

第四部 党派的争论

第 一 章 国际工人协会	159
--------------------	-----

第 二 章 拉薩尔的继承人	171
一 存在的矛盾	176
二 意見之爭	181
三 工人的决断	196
四 策略和組織	204
第 三 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220
一 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	220
二 普奥战争前的工人阶级	227
三 普奥战争后的工人阶级	241
四 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255
五 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开端	270
第 四 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279
第 五 章 德国的工会	295
一 《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296
二 汉堡代表大会和紐伦堡代表大会	301
三 工会运动的分裂	316
第 六 章 社会民主工党	326
一 南德和薩克森的鼓动	328
二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	334
三 头几次党派之爭	352
注释	372
人名索引	381

第 三 部

拉薩尔的鼓动



第一章

拉薩尔和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一 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级⁷发生了巨大变化。

可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工业无产阶级。普鲁士农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三百五十万人，而大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只有七十五万人。而且在工业人口中，手工业者多于工厂工人；在普鲁士，手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一百万人以上。在德国的普鲁士、萨克森、黑森选帝侯国、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这几个邦中，手工业工人共有二百万人以上，而工厂工人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同时我们不可忽略，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只是一个约数，具体来说，在所谓的手工业者中包括许多在经济现实中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内劳动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绝大部分地方，手工业者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只有一个德意志邦，即萨克森王国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个王国以飞快的步伐发展成为一个建筑面积广阔的大城市，只在边境上有较少的农田。普鲁士的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同它不相上下。此外，六十

年代初期的統計虽然很不完全，也能給认为旧时代美好而留恋的人以安慰：德国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国还要經過一段相当长的時間。

可是，假如有一位博学之士在耶拿会战之后硬說，弗里德里希
8 二世統治下的普魯士根基稳固，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法国兵踏上易北河右岸，同这种說法相比，上面所說的安慰的意义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大局已定，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大工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开辟了大工业的胜利道路。从前有几十万手工紡紗工人，1849 年剩下八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人，到了 1861 年减为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人。大工业在哪里站稳脚跟，資本的积累和集中就在那里提高劳动强度，立刻發揮破坏作用。仅在普魯士棉織业中，由于采用动力織机，从 1846 年到 1861 年，手織机由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台减为四千七百七十七台，工人由八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减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人。这只是大工业战报中的几个数字。

在大工业走过的地方，引起死亡和毁灭，在它未到之处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怖。手工业吓得渾身战抖。即使在还没有直接受到大工业威胁的地方，手工业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經到了，感到大工业通过改变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摧毁了它的基础。1858 年至 1866 年，在普魯士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表的許多地方的报告中，充滿了对于手工业不可遏止的衰亡的悲叹，甚至在像波森省这样暂时离开火綫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

破产是小資产阶级的常客。这个阶级不能离开資产阶级社会的土地，而这个社会的突发的抽搖使它一刻也不能安靜，小資产阶级執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地位一样充滿矛盾。道道地地的小市民仍然迷恋于中世紀的幻想。1862 年，他們在魏瑪建立了一个有行会綱領的手工业者同盟，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发展正以不可阻擋之

勢摧毀了巴登、維爾騰堡、薩克森的行會制度的最後殘余，由於對普魯士營業法規向壞的方面修改，普魯士手工業受到的嚴重損害是十分明顯的。德國小資產階級的這一派的領導者是鞋匠師傅潘塞，它的庇護者是易北河東的反動派。容克兄弟無限溫情地擁抱手工業兄弟，教士兄弟莊嚴地宣稱，手工業者是一個受到神的恩寵的等級，它同上帝的關係特別親切。胡貝爾聳聳肩膀用聖經上的一句話刻劃了這種鬼怪活動：難道瞎子能給瞎子帶路嗎？

胡貝爾本人也熱烈贊成舉辦合作社，不附帶任何政治企圖，但也沒有在舒爾采-德里奇的合作事業鼓動中存在的巨大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合作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尤其是在小商業中，和在大工業一發展就在它的庇護下迅速成長而又迅速衰落的小資產者集團中很快發展起來。在個別例外情況下，舒爾采-德里奇建立的信貸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使得小生產者能夠把他們的企业擴大成為工廠；這些合作社給這個階級本身的幫助，只能是延長它垂死掙扎的時間。在這些合作社里，人們找不到一條改革性的社會原則。它們是純資本主義的緩和劑，不顧舒爾采的一切警告，只要發展成熟，它們就落進資本主義投機的魔掌。它們的崩潰不止一次埋葬了整個小城的幸福。可是小資產階級中有很多人仍然相信這張藥方，對着在顯著地位上寫着這個藥方的進步黨的旗幟宣誓。

手工業幫工同手工業行東一樣，也站在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可是幫工們對經濟自主所抱的希望越渺茫，他們就越靠近無產階級。反動派給了他們許多宗教的安慰，以彌補他們失去的世俗的幸福。在具有偽善傾向的福音派的男女青年會（儘管它們比較起來為數甚多）中，牧師們只召集了象流砂一樣變動無常的很少一部分人，可是從前的鞋匠幫工，傳教師科爾平 1849 年創立的天主教幫工協會，已經較早地出現在社會上了。天主教幫工協會主

要遍布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会很聪明，它不对这些协会进行宗教宣传，年轻的副堂神父宁可同帮工們一起很好地娱乐、交談，而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因而也有許多耶穌教的手工业帮工加入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为的是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时代滿足他們对于精神交往的迫切需要。

- 10 对于社会上已經觉醒的人來說，这些协会当然只能是一只解渴的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使德国手工业工人得到荣誉的东西，在六十年代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們了解到自己的階級已經处于絕望状态，在墮入无产階級之先就認識到，无产階級階級斗争是他們的唯一出路。强迫流动日益成为帮工們可以充分利用的高級学校，他們把比“工厂主权杖”现实得多的財富装在自己脑子里带回来，根据他們的进步党的有权力的恩主的好心保证，他們應該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带着这个“权杖”。

这种善意的許諾在工业无产階級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小得多，工业无产階級非常集中，他們終于理解到該干什么。他們的苦难越来越不能忍受。英国工人在大工业的狂飈突进时代所經歷的生活，沒有一点不在六十年代的萊茵工业中找到它的写照。工厂主的正式代表机构，亚琛商会干脆說亞琛行政区工人的状况是悲慘的。一位高級官員证明，在愛北斐特的紗厂中，面色蒼白、骨瘦如柴的工人在狹小、不通风、响声很大的屋子里每天劳动十五小时，連吃飯的一点点休息時間也沒有，而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洋铁罐，利用出現断紗的那几秒钟用匙子从洋铁罐里撥一点食物吞下去。女工和童工大量增加。萊茵商会的报告恬不知耻地公然对义务教育提出它們的“有理由的”申訴，因为义务教育妨碍它們剝削正在成长的一代。

1853 年的工厂法規定給在工厂劳动的儿童每天上三小时課，

事实上这条規定也只是一紙具文，甚至这张紙也被最高法院的判決截了好些窟窿。比如，普魯士最高法院就曾費尽心机找出一条理由說，佐林根的蒸气研磨业是所謂的手工业，不受工厂法的約束。为了节省安全裝置的費用，这些工厂里的姑娘不得不脫下她們的飄动的长衣，穿上男孩的服装劳动，这就造成令人最不愉快的状态。当工厂視察員提出輕微的抗議时，地方长官和全部資產者对 11 这种落后的情感表示十分憤慨，經過好几年的斗争以后，这种弊端才得清除。此外，俾斯麦內閣还给資產階級剝削扫除一切障碍。它的社会改革活动和救国活动是以消除在它的前任执政时期还存在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的輕微痕迹开始的。

尽管所受的苦难相同，可是六十年代的德国无产阶级还有一点还不如四十年代的英国无产阶级，那就是它几乎沒有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不仅政治方面的强制法令束縛着它，在經濟方面，封建行会組織的殘余也处处阻碍它。德国的經濟立法比德国地图上的色采还要杂乱。一大片土地上充滿瓦礫堆，几乎到处都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阻擋着工人階級走向独立斗争，只有很少地方鑿成平地，无产阶级可以在那上面同資產階級进行大規模战斗。虽然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成立自己的队伍，可是在这个队伍內部，階級觉悟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甚至全德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虽然这个先鋒队的先进分子已經在决戰場上展开，可是他們的群众才以不同的速度十分費力地从封建行会的窄路中走出来。

甚至在萊茵无产阶级內部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別。在亚琛行政区，工人們恭恭敬敬地站在用飢餓制伏他們的工厂主先生面前，和用地獄制伏他們的神父先生面前。这些无产者是逐漸地、緩慢地、沒有急剧的变化，在迷信的压力下形成的；他們对現时代沒有任何

了解；他們受到驕橫的企业主的折磨，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砸烂他們的压迫者的窗子或者砸坏厂主的机器，然后又陷入旧日的昏睡之中。1857 年的商业危机和 1859 年的严重的蚕病使克雷費尔特的織工从宗法的行东迷梦中惊醒；他們被信貸机构这条沉重的“金鍊子”¹² 捆住，接受了老板的一切要求，用政府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处在与前几个世紀的农奴制相同的从属状态。可是他們依然不能理解，他們是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沒有組織的群众，不能进行任何頑强的反抗。貝尔格-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最高，三月革命的传统在那里也最有力量。这里 1849 年五月起义的許多領袖在工人中活动，比如爱北斐特的胡果·希尔曼，他流亡国外十一年，回来后开了一家酒館，再如伊塞隆的卡尔·威廉·特耳克，他在三月革命以前是法院的一个小职员，参加过伊塞隆的街垒战，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一个博学的法庭却判处他罰金并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借口是在审前羈押期間发现他經管的一笔款子有所謂的“亏空”。現在他作为一个令人害怕的“小訟师”（还不如說是群众的真正辯护人），同恶毒的官厅进行既有趣又有效的小战。

在东德，白色恐怖統治扼杀了一切革命传统。最多在个别大工商业地区燃着几股小火。在汉堡，工人組織的輕微迹象在无害的教育組織或合作社的掩护下繼續存在着；雅科布·奥多尔夫在这里忠心耿耿地紧握着旧日的旗帜，进行爭取生存的最艰苦的斗争，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他的几个儿子。正如奥多尔夫从前是通过魏特林皈依共产主义的那样，萊比錫的工人和手工业帮工也从魏特林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烟草工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茨舍、鞋匠尤利烏斯·瓦尔特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不过人数还是不多。汉堡和萊比錫的工人群众的思想同其他地方的工人同

样模糊。

加之，对三月革命的回忆不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更不能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口号。为了把工人推入政治运动，需要其他的动力，而资产阶级提供了这种动力。

二 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资产阶级经常训练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¹³最终必然被工人挫败。没有群众的帮助，资产阶级不能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至于它在多长的时间里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并立的同盟者，或者经过多么短暂的时间，它又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对立的敌人，这要看它聪明还是不聪明。

六十年代初期，情况对德国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德国有这么多的陈年垃圾需要清除，因而它本可以长期保持同工人的可靠的同盟。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坚决勇敢的斗争，对普选权、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真诚拥护，总之毫不顾忌地建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可以使德国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快就被噩梦中的某个“未来国家”的阴影所吓倒。推动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策略的，纯粹是封建专制反动派，因为在普鲁士宪法纠纷的最初阶段，它就已经开始向工人献媚了。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工人会被这种温柔的媚眼迷住的危险，而且恰恰相反，因为工人丝毫不想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抛弃资产阶级，所以进步党应该下定决心，在较大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同时为了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而且暂时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进步党不愿付出这个代价，它向工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推迟而是加快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分离过程。民族联盟怀着猜疑

之心，注意保持一个清一色的資產階級組織。它不允許分期繳納每年的盟費，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把工人排擠出去；卡尼格先和他的同伙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外交活動受到無數多數派的干擾，如果採用按月繳納盟費的辦法，在代表大會中就可能形成許多多數派。相反地，民族聯盟以工人的好心的施恩者自居，正因為它是好心的施恩者，必然很快就使正直的無產者受到侮辱。

- 14 在經濟方面，資產階級根據舒爾采的觀點，頌揚合作社是醫治無產階級一切苦難的萬靈良藥。它宣揚私人意義上的自助，說每個工人都應該通過節約，自己克服困難，可是它又皺起眉頭反對政治意義上的自助，即工人階級必須自力更生，它誣蔑這是一條不幸的迷途。對於這種理論的經受考驗性的任何實際試驗，必然使工人深信這種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儘管資產階級為它的萬靈良藥大肆宣揚，舒爾采的合作社並沒有得到工人的特殊贊賞。空空如也的口袋自動禁止工人參加信貸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主要為工人組織的消費合作社始終遠遠落後於其他那些合作社。1863年，舒爾采本人知道有五百個信貸合作社，二百個原料合作社，而消費合作社還不到一百個。到了1864年，只有九十六個消費合作社，其中有三十八個給舒爾采寫過報告。這三十八個合作社共有七千七百零九個社員，即平均每社有二百零二個社員。因為並不是消費合作社的所有社員都是工人，可見舒爾采的合作社比較起來在當時的無產階級中很不普及。工人們對於工廠主辦的消費合作社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而合作事業的“有教養的”領袖對於工人組織的消費合作社則又不屑一顧。

1860年前後民族聯盟組織的工人教育協會在無產階級中扎的根子比消費合作社要深得多。從數字上看，1863年工人教育協會才有一百零四個，而反動派所掌握的福音派青年會還有三百六十

八个，天主教帮工协会还有一百八十八个。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相当迅速地在德国扩展开来，尽管资产阶级在这些协会中胡闹，它们还是得到比较活跃的工人阶层的喜爱。为了确实证明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嫡子，给它们安上了“为获得和增加会员的精神资本的团体”这个名称。有一种由专家为了这些协会的统计工作而拟定的一种表格，提出了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些协会教不教课，它们有没有图书馆，它们举行不举行家庭会议、远足、音乐会、戏剧演出、圣诞节赠礼，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接触到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关的事情。这些协会的资产阶级恩主所赐与的“教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达到一定水平的德国国民学校，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受到反动派的破坏，所以说用关于乌兰德和德国浪漫主义，关于莎士比亚和莱辛，甚至“关于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传记作者马考莱”的肤浅的废话“教育”工人正确运用普选权，这对工人完全是一种讽刺。最后甚至有一个工厂主在民族联盟的周刊上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工人们就是因为博学连亲爹都不认识了，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了；他们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了，因而他们越来越笨，对于最普通的事情一句话也不会说或者净说些荒唐的话。¹⁵

这个激烈的论断在两方面作了夸大。资产阶级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虽然想使工人对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愚昧无知，可是它并不、或者毕竟不完全使工人什么也不懂，如果它想这样做，工人也决不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资产阶级需要——与想喝孩子血的工厂主无关，他们当然憎恨一切学校教育——许多有文化的工人骨干，在正统教会的统治下的国民学校不能给它提供这种骨干。因此它想把对工人有好处而且确实有过好处的专业学校和补习学校尽可能同工人教育协

会结合起来。如果资产阶级能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工人中的优秀人物中去，而这些资产阶级的部下又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这对资产阶级就有双倍好处，这个目的肯定也起作用。莱比锡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说中曾经说过老实话，他说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在于培养工人贵族，这个著名的海港城市的市政当局每年以大量津贴支持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直到它以感激心情放弃一切“贵族的”性质为止。可是也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

16 不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或者误认为通过教育工人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因此他们努力工作，使工人教育协会保持一定的水平，不使它蜕化成单纯的玩物或者更坏的东西。

尤其是有才干的自然科学家为这些协会建立了值得赞扬的功绩，这些人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泰奥多尔·缪勒，达姆斯塔特的路德维希·毕希纳，莱比锡的罗斯梅斯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可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自然科学的见解妨碍他们对社会状况有清楚的认识。罗斯梅斯勒常常对工人说：教育协会使你们能对自然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你们全都可以成为发明家，然后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把基本的自然科学教育同基本的社会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朗格出生于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以坚韧顽强的精神由一个农奴和马车夫熬成东正教的神父和神学教授。他在苏黎世大学教过一个时期书。阿尔伯特·朗格在瑞士得到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印象。当他在莱茵区城市——科伦、波恩、杜伊斯堡，有时在文科中学，有时在大学执教时，他用自由的、公正的眼光观察德国的生活。他是一个耿直的年轻人，表露出诚实和坦白，他有那种真正的好意，并不是把一切给所有的人，而是把每个人所应